

第一辑

2002 年大学生最佳诗歌

沈娟蕾[南京大学]

意外的诗

在暗着的屋子里收拾衣物，
最底下的白色睡衣是一种愉快。
家具们各就各位，独特的位置富于
魅力。
静默中，书籍收敛起纷乱的羽翼。
没有栅栏像它深刻的边界。
没有持不同政见者的苦恼。
文学流淌，深色的水流
清澈而含蓄。
对于安宁我并未奢求。
在独处中，夜色把柔和的手指和芬芳
还给了我。

春天的一个早晨

自多年前的一场出走里
我回来，只身躺在亮起来的屋里。
躺在檐下的柴垛上。
一只麻雀看见我。
被遗弃在昨夜的脚步开始疼痛。
柴垛温暖地托着我，

托着人家屋顶上的炊烟。
早起的农人扛着锄头，碰响脆弱的
晨光。
我回来了，躺在露水打湿的柴门口
躺在亮起来的屋里。
我的母亲看着我，
她拥紧我所有的疲倦和泪水。
这个清晨我回来，只身躺在亮起来
的屋里
枕着母亲沉睡的胳膊。
我多年来的众多黑夜，她一无所知
她在翻身时，以一个简单的名字拉
住了我
在这个世界上深深地下坠。

河 上

我沿着河边慢慢地骑车，
靠近夕光里的司马高桥。
夜来香像一群蹲在篱笆边上的孩子
亲热地传递着红色、黄色和紫色。
载泥的挂机船慢慢吞吞地，
在烟雾里露出船头。
船主从下面回头望我，
也许我微笑，他就跟我搭话
满意地挥手。
这位在门口做针钱的老奶奶

看来能领到退休工资，
风从水面上吹过来的时候，
她一定感觉了凉快。
在飞的鸟儿也感觉了凉快。
它们急切地扇动着翅膀，
想使人明白飞翔的快乐。
啊，久坐着是多么虚弱。
水面上颤动的余光是多么虚弱。
暮色在收拢这两岸的事物，
桥身在沉重。
多年了，我一直在等待月亮升起
远远的，有人喊我回去。

原载《诗潮》 2002 年 3—4 月号

胡少卿 [北京大学]

在 路 上

1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时间丈量着距离
为什么那里会更亲？
为什么更亲的会更像空气？

翻开发霉的相册
我倚着的树都老了
一条乌鱼脱开小手
蹿过隐匿的河沟

烈日擦去了熟悉的小径
我站在村口眺望
再也挪不开脚步——
仿佛有一种无形的禁忌捆住了我。

2

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慢吞吞地走在路上
夕阳照着我弓起的脊背

这多像一条末路！

不善交往，讷于言辞
每一次公众生活带来的挫败感
正如另一些人获得的成就感

一条下坡路就在眼前
影子像僵硬的腿骨一样无法变更
有一瞬间
我忽然对生活完全绝望。

平 常

他们以前也敲过我的门
我没有理睬
他们就消失了

为了度过漫长的日子
平常是必不可少的武器
我们的心脏像灯一样
我们的身体是无边黑暗

自 行 车

要找他
找他那辆自行车就够了
从破到更破
它谦恭地停在主人安排的角落

你也骑着一辆破车
到教学楼下等他
看见熟悉的自行车
心，就安稳了

现在，自行车驮着我们
驮着一个家庭的萌芽
奔走在小石子路上

天，有时下雨，有时晴朗
自行车，也必定是被遗弃的
自行车。

原载《星星》 2002 年第 10 期

谭旭东[北京师范大学]

漂泊体验(组诗)

一 次 聚 会

在一个阳光充足的上午
在一棵绿叶如盖的树下
我们兴高采烈地讨论
讨论诗歌与哲学
讨论人生与理想
讨论爱情与友谊
和其他一些崇高的命题
你来了 你不发一言
你用迷惑的眼神看着我们
好像我们是一群陌生人
好像你年纪轻轻
却与我们谈论的完全无关

我们兴高采烈地谈着……
后来阳光从我们面前消失
傍晚的凉风吹到我们脸上
其中一人不好意思地说：
“我肚子饿了”

于是我们就骑着各自的车回去
好像你还呆呆地坐在树下
不知是不是睡着了
还是还在思考我们的话题

一 次 诗 会

下大雪的那天晚上
我去参加了一次诗会
屋子里暖融融的
挤满了年轻和年老的诗人
还有他们或高或低的谈笑
这种热烈的情绪真好
让冬天寒冷孤独的我
突然感动流泪
我坐在偏僻的一角
没有人和我交谈
但对面一个姑娘对我笑了笑
后来我发现姑娘
是那次诗会最美的一个诗人
轮到她上台朗诵时
我拼命地鼓掌
大家都惊奇地看着我

你 来 光 顾 我 的 小 屋

子夜里你来光顾我的小屋
外面街灯斑驳汽车像鬼一样号啕
我正在一边喝酒一边听着流行的音乐
那个装模作样的歌星用沙哑的喉咙

消耗着我宝贵而安静的时光

你穿着一条深红色的裙子
像一条蛇扭着自己柔软的腰肢
你朝我偎过来和我说着无关紧要的话
我感到今天的室内温度比昨天高
我端起酒杯猛烈地灌着你
你喃喃低语声音一片潮湿
我知道这个躁动的夜又会彻底覆没

原载《诗歌月刊》 2002 年第 10 期

程 彬 [北京联合大学]

计 划

风在窗外徘徊，计划着冲进屋子
阳光却已悄悄地溜进房间，又计划着更大行动
自来水龙头里的水计划着
如何快速地逃向下水道
桌子上的牛奶面包计划着
怎样缓慢地度过我体内的“一日游”

楼上的家伙终于完成了计划
他打碎的杯子已将我惊醒
床的计划却由此告吹
因为我不能躺在它身上度过一天

坐在床上，我吸着空气、直视时间
计划着这一天的痛苦
而在某个地方的某个姑娘
正计划着我，计划着她一生的幸福

今夜，大风敲打着我的窗户

今夜，大风敲打着我的窗户
玻璃震得发响

我捧着书坐在灯下却无心阅读
我听着风一言不发，宛如
平静的海洋上美丽的波浪

今夜，大风敲打着我的窗户
我可以想象到马路两侧的树上
那最后几片树叶将被风卷走
明日的黎明，树木会显出它苍白
如骨的枝干
这城市将变得异常衰老

今夜，大风敲打着我的窗户
使冬天更像冬天，使寂寞更加寂寞
一辆汽车呼啸着驶过马路
它打断了我的思考
思考像一匹识途的马丢下我
独自回家

今夜，大风敲打着我的窗户
却并没有吹走我的睡意
我躺在我惟一的床上，不再回想过去
不再幻想未来，仿佛
我的一生只变成了今夜
今夜，大风敲打着我的窗户

站 在 这 里

我又站在了这里
就像海浪又一次涌上海滩
我听见我的头顶有鸟儿拍打翅膀
可我却看不见它
因为今夜即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
我守着黑暗站在这里
我感到风已吹了过来
我又想起我度过的那些日子
桃花盛开的日子，桃花凋谢的日子
还有奔跑的日子
他们是我布满伤口的手
抓不住空气的手
我放弃了这双手
我和我的双脚一起等待
黎明是一双巨大的眼睛
他会看到我，但永远不会告诉我
我站在哪里

原载《深渊》电子文学季刊 2002 年夏季卷。

郑闯琦 [北京大学]

1888 年的耳朵

耳朵

被割下来的耳朵

风干了几十年的耳朵

被永远挂在

1888 年的城门上

开始滴血

土豆、农民

粗木板一样

干硬的脸

如同深翻的泥土

复归于泥土

你不能割下自己的耳朵

你不能砸碎爱人的头颅

你不能躬起背

阻挡奔驰的列车

麦田庞大的身躯

扭动

星空

像燃烧的陀螺

那只耳朵

那只挂在宏伟的阶梯上的耳朵

挂在慵懒的调情里

像水源

挂在一次次枯萎又复活的

向日葵旁

你不能不看

那只耳朵

因为纽约需要

整个冗长的世纪需要

一如岁月高大的入口处

那只干瘪的耳朵

像基督一样

挂着

乐 游 原 上

夕阳入土了

义山还那么站着

让古原此后的每一棵树都从小佝偻

南山还在

还记得爱跳胡旋舞的八世纪

乐游原华丽的裙裾

记得黄河
记得鸟鸣里
王维清凉的开落
记得一千年
一千年喜欢瘦
长安憔悴成西安
满原冬麦
一坡野菊
杜陵野老回不来
回来的是卖门票的杜工部
清静的守着原畔小屋
东南是樊川
再过去是云横秦岭
和商山早行的旅人
再过去
怕是深圳的股市了

发表于“北大未名” BBS 文学版 2002 年 11 月 6 日